

皇后是这样炼成的

2

酒小七 / 著

人气大神 酒小七
 史上最欢萌古言强势来袭

继《皇后是这样炼成的1》再叙爆笑宫闱秘事!

身为皇后

要上得了刀山 / 下得了厨房
 斗得过皇帝 / 打得过流氓

叶蓁蓁表示：都！是！泪！

呆萌皇后
 VS
 厚颜皇帝

身为皇帝

要耍得了威风 / 打得过敌军
 追得了皇后 / 搞得定大臣

纪无咎表示：无！压！☆

一本皇后修炼血泪史，逗比夫妇军营生活大公开。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 ART PUBLISHING LTD

皇后是这样炼成的

2

酒小七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皇后是这样炼成的. 2 / 酒小七著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8426-1

I. ①皇… II. ①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9314号

书 名 皇后是这样炼成的. 2

作 者 酒小七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黄凡倚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封面设计 TiTi设计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248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,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426-1
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章 /001

第二章 /017

第三章 /031

第四章 /049

第五章 /060

第六章 /072

第七章 /087

第八章 /103

第九章 /119

第十章 /129



第十一章 /144

第十二章 /159

第十三章 /175

第十四章 /190

第十五章 /206

第十六章 /222

第十七章 /234

第十八章 /251

番外 /266

第一章



蓟州城外，一队番邦轻骑与两个中原士兵对峙着，气氛紧张如拉满弦的弓。

“蓁蓁，别怕。”纪无咎反握住叶蓁蓁的手，低声安慰道。

叶蓁蓁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，她怎么可能不怕，她可是相当惜命的。

然而，她突然下了很大决心，目光坚定：“皇上，一会儿你先跑，我在这里抵挡一阵。你跑进山里，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挨到侍卫来救驾，就可以逃出去了。这些人并不知道你的身份，所以未必会为了搜寻你而大动干戈。”

纪无咎听她如此说，心中酸酸甜甜的，叹气道：“我怎么可能丢下你。”

“不能也得能。”叶蓁蓁着急地看他，“你是皇上，你不能死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凭着连珠鸟铳，可以拖住他们一阵子。”叶蓁蓁说着，拍了拍腰上的鸟铳。她想着今日也许可以打猎，便把两把鸟铳都带上了，还带足了弹药。

“你不怕死？”

“怕，怎么不怕？可是，可是，”叶蓁蓁急得眼圈发红，“我可以死，但你绝对不能死！”身为皇帝，他要是死了，只怕整个天下都要乱了套。叶蓁蓁说着，便要解下鸟铳。

纪无咎按住了她的手：“蓁蓁，你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死。”



“来不及了，你快跑！”

“蓁蓁，冷静，蓁蓁，”纪无咎抱住她，“你坐下，听我的。”

叶蓁蓁松开手，诧异地看着他，看着他一脸的云淡风轻，她莫名其妙地就安静下来，由他拉着手坐在地上。

纪无咎抹了一把她的额头，手心顿时沾上一层汗水。他温声说道：“兵法云，‘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’这些人看到我们，没有第一时间进攻，应是因为有所顾虑，怕中了埋伏。我们现在越是表现得平静，他们越是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叶蓁蓁不大赞同：“可是这样太冒险了，你还是跑吧。”

纪无咎却问道：“你和我说实话，你今日如此舍身救我，只是因为……我是皇帝吗？”

叶蓁蓁不解地看着他，不明白他为何有此一问。

纪无咎摇头笑了笑，笑得有些落寞：“算了，我这是明知故问。”

叶蓁蓁没心思和他扯闲篇儿：“皇上，你……跑吧。”

“蓁蓁，我对你说过，两军对峙，最要紧的不是天时地利，也不是神兵利器，而是人心。”纪无咎一下一下地抚摩着叶蓁蓁顺滑的发丝，说道，“在这一百多号人看来，冲上来的后果有两种：要么是斩杀两名敌方的低级武将，缴获一匹战马；要么就是中埋伏，全军覆没。如果是前一种，他们的战利品也不多，但如果是后一种，就会送掉性命。这就像是民间的赌博，赢得少，输得多，这样的局，谁愿意赌？”

叶蓁蓁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他。

“所以，”他总结道，“真正不敢冒险的，不是我们，而是他们。”

叶蓁蓁的眼神有些发直。

纪无咎见她呆头呆脑的样子十分有趣，便捏了捏她的鼻子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，”叶蓁蓁低头，又落回他怀里，说道，“说实话，我都有点儿崇拜你了。”

我要的不是你的崇拜，纪无咎心想。

这两人作为夫妻，举止亲昵一些，自己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是落在别人眼里就不一样了。

那队番邦骑兵的小队长，因为怕中狡猾的中原人的圈套，便让队伍停下来，想先观察一番。只见两个大人在那里肆无忌惮地搂搂抱抱，实在令人汗颜。他回头看看，发现队伍里有不少人竟然看得兴致盎然。

小队长脸一黑，觉得冒着中圈套的风险去捉两个作风不好的俘虏，这样的买卖怎么看都是只赔不赚，所以他一挥挥手，继续行军。

这边纪无咎眼见那些人要走，掏出腰上的一个哨子，鼓起腮帮子一通猛吹，随着这声哨响，远处突然冒出来一队人马，向着他们狂奔而来。

坏了，果然有埋伏！骑兵小队长看也不看那帮人，招呼自己的人马赶紧跑路。

军心就是这么个奇妙的东西。这队骑兵方才停下来犹豫时，有些人便已担心中埋伏，现在终于等来了埋伏，谁也不敢回头看，狠命地抽打着身下的马，满脑子想的只有逃命。

于是纪无咎带上叶蓁蓁，领着二十个人，撵着一百多人追出去老远。叶蓁蓁点燃火绳，举着鸟铳连放几枪。

火枪！简直太可怕了！骑兵们跑得更疯狂了。

跑出去大概十里地，纪无咎一抬手，让众人停下来。

“穷寇莫追。”他看着渐渐远去的那群狼狈的身影说道。

本来就是，你就二十几个人，真要惹毛了他们，或是等他们反应过来，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
两个侍卫提着一个人走过来，扔在地上。是个敌方骑兵，腿受了伤，血流不止。叶蓁蓁方才在颠簸的马上举着枪乱放一气，也没个准头，但还是打下来三个人，其中两个已经死了，只剩下这一个喘气的。

“留活的，带回去好好审问。”



“是！”

纪无咎找了个懂方言的士兵拷问那个俘虏，但是他像个哑巴一样一言不发，还绝起食来。

纪无咎站在那俘虏面前，他说一句，让士兵翻译一句。

“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来自何处。”

俘虏无动于衷，泥塑的一般。

“乌兰部的勃日帖赤那，名号叫作‘大漠苍狼’，实际上却是个丧家之犬。”

俘虏的情绪有了些微波动，食指不自觉地抖了一下。

“我本以为他投降女真是迫不得已，现在看来，他倒是听话得紧。”

那俘虏突然抬眼看着纪无咎，目光中满是惊讶与畏惧。他咕噜咕噜说了几句话，懂方言的士兵转头翻译道：“吴将军，他问如果他说了，能不能活命。”

“晚了，”纪无咎看着那俘虏，面色平静，仿佛在看一具无关紧要的尸体，“现在你知道的，我也知道。”

他说着走出了房间，去找徐锡明和叶蓁蓁。

徐锡明站在一张地图前，正在和叶蓁蓁低声商量事情。他见到纪无咎来，单膝跪地：“末将拜见皇上！”

纪无咎连忙双手把他扶起来：“徐将军不必多礼。”

叶蓁蓁问道：“可问出了什么？”

纪无咎走至地图前，答道：“与我们料想的无差，那队骑兵是勃日帖赤那派来探查情况的，看样子这浑水，他也打算搅一搅。”

乌兰部是东北部的一个部落，几年前被女真部吞并，勃日帖赤那率领族人投降女真。这次他们没什么动静，纪无咎还以为勃日帖赤那不服女真的管教，看样子事实并非如此。

叶蓁蓁也顿时明白过来：“这个人大概是和女真串通好了，等战事四起

之后，他领着军队攻打蓟州，到时候我们若是引兵回救，辽东战事必定吃紧，若是不救，京城便暴露在威胁之下，可谓两难。我说的对吗？”她说着，忽闪着大眼睛看着纪无咎，一副求表扬的样子。

纪无咎弹了一下她的脑门：“孺子可教也。”

“那我们再玩儿一次守株待兔吧！”她建议道。

纪无咎摇头：“这次不行，我们分不出多余的精力又守又攻。蓟州是重中之重，唯一需要的就是死守。”

徐锡明肃然道：“皇上请放心，有老夫在，即便是一只苍蝇，也休想飞进蓟州城！”

“如此，朕便将这蓟州城交与徐将军了。”

徐锡明再次跪地：“臣，领旨。”

纪无咎把他扶起来之后，又说道：“朕已下旨从山东调了三万军队紧急北上驰援蓟州。勃日帖赤那的军队虽勇悍，但也只是策应女真，独自成不了事，一旦我们把女真击退，他们自会离去。只不过，徐将军守城之坚威震天下，怕是要因此招来一些魑魅魍魉对你不利。”

徐锡明头一抬：“老夫又怎会怕了他们！”

“徐将军自是不怕，只不过朕可不放心。这样吧，朕给你留下八名暗卫，早晚不离左右，保证让你分毫不伤。”

徐锡明激动得眼圈发红，正要推辞，叶蓁蓁便说道：“徐将军，现在你的命可不是你一个人的，而是天下人的，你就莫要客气了。”

徐锡明听她如此说，又跪下了：“臣拜谢圣上天恩！”

走出军营，叶蓁蓁主动拉起了纪无咎的手：“我觉得你越来越厉害了。”

纪无咎反握住她的手，问道：“比你表哥如何？”

“你虽然武功不如他，但智谋胜过他。”叶蓁蓁给出了中肯的评价。

“如此，你喜欢吗？”

叶蓁蓁点了点头。



看她的神色，纪无咎便知道她没听懂他的意思。他也不解释，轻轻挠了一下她的手心，笑咪咪的像个登徒子：“如此，亲我一下可好？”

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叶蓁蓁虽脸皮厚，但也没厚到这个程度：“回去再说吧。”

回到寓所时叶蓁蓁早就把这句话忘了，但纪无咎记得很清楚，关上房门抱着叶蓁蓁一通猛亲，亲着亲着两人就滚到了床上。

叶蓁蓁趴在他怀里，喘息着问道：“我们去辽东吧？”

纪无咎摸着她的头，答道：“我能去，你不能去。”

“我想去，我想跟着你。”

纪无咎扶着她坐起身：“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脱衣服。”

纪无咎见她呆愣着不动，便知她想歪了。他解开自己的衣服，脱下蚕衣，丢到她头上：“把这个穿上，你就可以跟我走。”

叶蓁蓁识得这东西，烫手一般赶紧扔给他：“别的都可以，这个不行。”

纪无咎扯着她的衣角：“你自己穿，还是我帮你穿？或是你乖乖地回京城？”

叶蓁蓁突然疑惑地看着他：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
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？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不明白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。纪无咎张了张嘴，感觉像是有千言万语要涌出心间，但偏偏卡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他憋了半天，终于憋出一句话：“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成鳏夫了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叶蓁蓁听他如是说，点了点头，“你也不能死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成寡妇了。”

屋外王有才刚要敲门，正好听到他俩的对话。王有才禁不住吐了吐舌头，心想旁人说甜言蜜语都是能把人的骨头酥化了，怎么轮到这两位大仙儿，说

出来的话让人后脊背冒凉气儿呢！

叶蓁蓁最终还是没能拗过纪无咎，穿上了蚕衣。她发现，对于某一类决定，纪无咎总是有着近乎偏执的坚持。

临离开蓟州时，叶蓁蓁去向黎尤辞别。纪无咎对黎尤的态度有些奇怪，不像是敌对更不是友善，他看黎尤的目光之中似乎总包含着那么一股……探察？

因此，叶蓁蓁总觉得不大对劲儿。等到和纪无咎一起踏上了去辽东的路，她发现了另一种不对劲儿。

“你有十八个暗卫，给了徐将军八个，理应还剩十个，怎么现在好像只有六个？另外四个去哪里了？”叶蓁蓁问道。

“扔了。”纪无咎回答。

这种敷衍的答案让叶蓁蓁翻了个白眼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不说，她便也不问了。

一行人日夜兼程，到辽东时，叶雷霆已经抵达。因为各种原因，纪无咎没有申明身份，依然是明威将军吴处。只不过他不说，许多人也觉得他来历必定不凡：年纪轻轻，一来就做了叶大将军的副将，也不知是哪一名元老的公子哥儿被扔到这里来历练。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，怕是来拖后腿的吧。

有了这个想法，不少人看纪无咎的目光之中便带了些轻视，这种轻视最终在一场比武之中被彻底终结。

从此，吴处小将军多了一个外号：玉面阎罗。

比武那天陆离也在，但没上场。陆离是个玲珑剔透的人，看到纪无咎每打赢一个人都要往台下叶蓁蓁的方向瞟一眼，看到叶蓁蓁叫好，便精神振奋……于是陆离果断装病，他才不想去添什么乱。

纪无咎知道这帮人平时都是怎么议论他的，所以打算趁机好好教训他们一下。而且他做了一件比较缺德的事情：同在军营，大家都是兄弟，不好出手太重，所以就……只打脸吧。



于是，这场比武，单从视觉效果上来看，绝对算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彩比武。

走下比武场，纪无咎嘴角噙着笑来到叶蓁蓁身边。

叶蓁蓁看着他一头的汗，掏出帕子递给他。

他却不接，凑过脸来等着她给他擦。

叶蓁蓁无奈，只得举着帕子在他脸上细细地擦。两人不觉什么，然而这副景象搁在别人眼里真是说不出的暧昧：两个都是俊俏风流的年轻公子哥儿，一个眉眼带笑目光温柔，一个认真地为对方拭汗，怎么看怎么不像正常男人之间会做的事情。再一想平时两人之间的举动，确实略显轻浮了些。再仔细一想，他们两个可是住同一间营房。又一想两人之间的称呼，甄兄弟还好，通常直呼吴处姓名，可是吴处叫他什么？甄甄！虽然对着甄兄弟唇红齿白的一张俏脸，满军营的人都叫不出“威猛”这个称呼，但大家也只是叫他甄兄弟，只有他吴处，一直唤他“甄甄”，也不嫌腻得慌！

军营是男人堆儿，大家又不是没见过好龙阳的，但是如他们两个这般高调的，还真是少见。

这边这两人旁若无人地擦完汗便走了，走出去不远，纪无咎便牵起了叶蓁蓁的手。

留下一堆五颜六色的脸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情很复杂：说实话，虽然硌硬，但若是他们两个在一起……也挺般配的……

这一日，纪无咎跟着叶雷霆与几个高级将领商量了一些事情后，便回了营房。王有才正在营房门口把守，见是纪无咎，也未拦他。

纪无咎一进营房，先是听到一阵哗啦啦的撩水声。

整个营房建得十分开阔简单，一览无余。他站在营房门口，看着热气氤氲中的背影。叶蓁蓁的乌发浸过水之后，更显黑亮，披在背上如一道纯黑色的瀑布。她的香肩半裸半露，肩头圆润，白皙中透着一股血液畅流的淡淡红晕，虽被遮着，却更引人遐想无限。

纪无咎的目光禁不住顺着她的肩头向下移。

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口黑乎乎的大铁锅。

纪无咎：“……”

铁锅是军营中做饭用的，比寻常锅大上许多，用来洗澡竟然很合适。纪无咎还发现，那锅底下垫了厚厚一层炭灰，想必是因为担心铁锅散热快，所以用尚有余温的炭灰煨着底部。

看着这口大锅，纪无咎涌上脑门儿的那股子燥热竟然退下去不少。他哭笑不得地走过去，蹲在锅边，扶着锅沿，一言不发。

叶蓁蓁感觉到有人走近，知道是纪无咎。她把一条浴巾抖开，让它浮在水面上，遮住身体。

水汽扑面。纪无咎的目光掠过叶蓁蓁的肩头，看着她锁骨上挂着的水珠，再往下，虽有浴巾遮着，然而她胸前的盛景却是不能完全遮住的。

纪无咎的喉头紧了紧，他掬起一把她的黑发，轻轻揉着，问道：“蓁蓁，你不与我那样，是不是因为我……碰过太多女子？”

叶蓁蓁身体一僵。这种事情，隐秘中又透着些许羞耻，让她实在不知该怎样开口。

纪无咎低低地叹了口气。

……

纪无咎突然低下头，一口咬在她的肩头上，听到叶蓁蓁痛得轻哼出声，他便收了力道，只用牙齿轻轻地摩擦着她潮湿光滑的肌肤，像是刚长出乳牙的幼兽，小心地用软牙探索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。

“别闹了，好痒。”叶蓁蓁咯咯笑道。

纪无咎便收回牙齿，一边伸出舌尖轻轻舔着那浅浅的齿痕，一边含混说道：“我要是死了，一定是被你气死的。”

“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我就成寡妇了。”叶蓁蓁笑道，“现在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，我要穿衣服。”

纪无咎站在外面被凉风一吹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。



蓁蓁既然嫌弃他不干净，那他便每天在她面前干净一番，总归会有效果吧？纪无咎越想越觉得这个方法可行，便低头掩着嘴角微笑，两眼放光地盯着地面。这副表情搁在他脸上简直像是中了什么邪祟，王有才在一旁看得直抽嘴角。

第二天，叶蓁蓁再想洗澡时，发现纪无咎蹲在了她的锅里。

叶蓁蓁很不满意，感觉自己的领土被侵犯了：“我要洗澡。”

纪无咎像是长在了锅里，嬉皮笑脸地看着她：“喂，我们一起吧？”

“不好。”锅虽然大，但容纳两个人就显得拥挤了。

“要么一起洗，要么你看着我洗。”纪无咎抛出另一个选择。

他本以为叶蓁蓁会害羞或是拒绝，却没想到她略一犹豫，便搬了把椅子放在铁锅前。向外面喊王有才提水之后，她回来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，托着下巴做好围观的准备。

王有才领着几个人提着好几大桶热水进来，一进门就看到纪无咎站在锅外，叶蓁蓁坐在锅前，两个人一个神色飘忽一个面容淡定，心中实在猜不出这帝后二人又想玩儿什么新花样，于是迅速打点妥当，便领着人匆匆离开，走的时候还仔细关好了门。

顶着叶蓁蓁直白的目光，纪无咎突然觉得压力好大。他垂下眼睛，看着热气腾腾的水面上浮着的几把干艾草，那是王有才特地放进去的，据说有祛除邪祟的功效。

看来他大概真的中邪了吧，要不然怎么会做出这么莫名其妙的决定。纪无咎摸了摸鼻子，有点局促，这种局促在他面对朝堂上大臣们的唇枪舌剑时都不曾有过，但是此情此景之下，他竟然紧张得不敢看叶蓁蓁。

“你怎么不脱衣服？”叶蓁蓁好心提醒他。

到底是谁调戏谁啊……

纪无咎深吸一口气，心一横，迅速脱掉衣服，迈进锅里。

锅里头垫着一块石板，锅的四壁十分光滑，裸露的肌肤与之相触，细腻

光滑的触感与浴桶有很大不同。

这种新奇的舒适感并没有让纪无咎的神经放松下来，他在叶蓁蓁的注视下，脸上迅速被热气蒸出一片浅浅的红色。他坐在锅里，一动也不动，用商量的语气说道：“要不……你出去吧。”

“你害羞了？”叶蓁蓁道。

“没事。”她安慰他。

纪无咎那种被调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他发现自己不该以常理推断叶蓁蓁，寻常女子避之不及的事情，在她看来似乎很新奇，很值得一观。奇怪的是他怎么现在就那么地，那么地……难为情呢。

其实叶蓁蓁并非只是觉得新奇，而是……纪无咎的身体确实挺好看的呀。她没见过别的男人的身体，不知道该如何欣赏，但是展现在她面前的这一具，身材修长，骨肉均匀，皮肤光滑细腻。他的身体虽然白皙，但绝不瘦弱，薄厚适中的肌肉附在骨骼之上，线条流畅优美，又饱含着力量。他的肌肤被热水浸泡之后，泛着淡淡的红色，像是覆了一层薄薄的胭脂，水珠挂在其上，又像是清晨含着露珠的花瓣。

“果然是‘如花美眷’。”叶蓁蓁由衷地赞叹。

纪无咎很想用脑袋撞锅沿，这四个字真的能用来形容男人吗？！

叶蓁蓁且不管他黑到几乎和铁锅同色的脸，她的目光落在他优美的锁骨上，停了一下，又缓慢向下滑落。

纪无咎只觉她的目光像是一只轻柔的小手，在他的胸前游走，那一瞬间，他很有一种捂胸的冲动。

于是他狠下心，硬着头皮撩水洗澡。

叶蓁蓁之后便一直安静地观看，一言不发。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眼前这具身体就应该是她的，旁的人不能碰……

折腾半天，纪无咎总算把澡洗完了，他穿好衣服去外面散了个步，回来时叶蓁蓁也已洗完，正躺在床上晾头发。纪无咎走过去，倚在床上，用干毛



巾帮她一缕一缕地擦着头发。他突然说道：“蓁蓁，我洗干净了。”

叶蓁蓁坐起身，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我看到了。”

他拉着她的手，又说：“我真的洗干净了。”

叶蓁蓁才知道他意有所指，她有些好笑地吻了吻他的脸颊。纪无咎倒吸一口冷气，整颗心都快跳出来了。

身体相拥，发丝交缠。温存之际，叶蓁蓁突然说道：“要不，你以后别让旁的人摸你了。”

纪无咎一下一下吻着她的眼睛：“我不让旁人摸，我只要你，只要你……”

叶蓁蓁便有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。

第二天是上巳节，民间俗称“三月三”。纪无咎和叶蓁蓁一大早去了广宁城，看广宁城的百姓祭祀高媒。高媒是主管婚姻和生育的神，不同地方的祭祀礼节不同。广宁城里外来人口比较多，有不少是从南方流放到此处的，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习俗，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且自由的方式。纪无咎拉着叶蓁蓁跟在人群之中点了把香，脑子一热，也不知道怎么就念出“天灵地灵把我的老婆治好行不行”，鬼上身一般。周围人纷纷自觉和他保持距离，以他们两个为中心，空出了一个小圈。

上巳节也是女儿节，这一天是女孩子们寻觅心上人的日子。女孩子们用彩色的丝线打成络子，见到心仪的男子便送上去，男子若是对此女子亦有情意，就把此络子佩在腰上。叶蓁蓁和纪无咎一起在热热闹闹的男女中穿行，分别收到不少五颜六色的络子，样式新奇，不拘一格。叶蓁蓁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何意，因此收到好看的便挂在腰上，她挂一个，纪无咎便解一个，解到最后，干脆把她的络子全抢过来，拉着她去了另一条街。

这条街上有不少商铺，两人走着走着，来到一间别致的香料店前。纪无咎抬头看那牌匾，见到“香如故”三个大字时不禁一愣。

正要走进去的叶蓁蓁看到他望着那牌匾出神，便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他摇了摇头，“只是想起一位故人。”